

淇河时评

鹤壁职教之树 必将枝繁叶茂

□李志刚

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获省政府批准,是本市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结下的硕果,也是本市工业经济发展、项目建设促成的硕果。

为加快鹤壁发展,市委、市政府在三年前就提出了加快两个构建、实现率先崛起的重大发展战略,并明确了构建新型产业基础、新型城市骨架的主攻方向、支撑产业、新兴产业、重大项目,谋划、实施了一大批重点项目。实现两个构建、率先崛起宏伟目标,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有许多条件需要创造,有许多瓶颈需要打破。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人才因素。随着项目的大量引进、产业的迅猛发展,高素质劳动者、高技能人才缺口越来越大。为此,市委、市政府决定把培养和引进人才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来抓,在大力引进各种高层次人才的同时,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培养社会发展急需的高素质劳动者和高技能人才。创建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就是其中的重要举措。

为了推进职业教育发展,市委、市政府采取了建设职业教育园区等很多措施,为培养符合鹤壁产业发展所需的专业型、技能型人才创造条件。而建设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就是结合我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发展的优势和现有技术人才需求的现状确定的重大项目。从这个角度讲,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的创建顺应了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也顺应了鹤壁经济发展的规律。可以说,建设鹤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正逢其时。

尤为可喜的是,以此为标志,我们在发展职业教育上逐步找到了发展规律,研究推进职业教育的人力显著增多、认识逐渐深化、工作水平明显提高。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棵扎根鹤壁大地的职业教育之树,必将枝繁叶茂,鹤壁的项目建设也必将因此更加辉煌!

淇河论道

我爱“名片哥”

□张同森

4月8号的《淇河晨报》本地新闻·综合版刊登的两篇文章都和车有关。一篇说的是公交司机站点停车时和一名男子发生口角,该男子竟不依不饶由新区追到老区说事儿;另一篇说的是“不刮不相识”,两位刮蹭的司机成了朋友。

看完第一个故事,想对那位男子说几句:伟人是咋教育我们的,“牢骚太盛防肠断,你恁大火气,值得吗?况且是你横穿马路违规在前,怎么倒怪起人家了呢。即使司机没有提前避让,他说句气话“真该挨打”,你也不该拿着棒槌当了真,由此非得跟司机比一番拳脚不可。幸亏司机还算有涵养,假如司机也是个楞头青,也要赌这口气,也喊来一帮人助阵,麻烦可就大了,结局肯定是破相破财破名声。针尖大的事弄成了核武器事件,不是没事找事吗?

如果第一个还是故事,第二个就是事故了。新车被无名氏

刮了,这事想起来就叫人窝火,但没想到的是,刮车人不但留了名片,还主动上门道歉,承担了所有修理费。这么一来二去,两个人“交上了好朋友,有了业务来往”,这样的朋友谁不想交啊,真叫人眼气。一上一下,一美一丑,妍媸互见,任君评说。

如今走在大街上,明显感到车比以前多了,一查资料吓了一跳:我市机动车去年年底为17.6万辆,平均每9个人就拥有一辆;驾驶员为20.7万,平均每7个人就有一位,如果再算上摩托车,那数量就更可观了。这么多车、人“耳鬓厮磨”,共处一室,发生点磕碰摩擦也是免不了的事。省会郑州平均每天发生800多起交通事故。如何不出事儿,出了事如何反应,这对于司机和行人无疑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道路礼仪体现了个人素质,更关系到家庭和个人幸福指数。不信就请男子和“名片哥”出来现身说法,哪一位更幸福,不是一目了然吗?这位诚信友善的“名片哥”,值得每个人好好学学。

鹤壁说评

一句话的事儿,何必呢

□小卓

因为司机摞狠话,一男子狂追20里,拦下公交讨说法,一车人被堵20多分钟,这是4月6日发生在我市山城区桐家庄站的一幕。(详见本报4月8日3版)

此情此景,也许有人说,从事服务行业,公交司机摞狠话实属不该。或许有人说,这位老兄气性真大,话说您之前不已经堵了人家一次了?再说那也不是私家车,上面还有一车乘客不是?最无辜的莫过于那一车乘客了,笔者当时也在车上,周围的抱怨声不绝于耳。

据说,春天多风干燥,同时也容易使人情绪高昂,肝火过旺,烦躁易怒。此时看来,诚然!不过,有时还真得注意克制,您看,您追了这么远,打车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不是?再说,一不小心,可不就是意气之争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扰乱公共秩序,非法拦截或者强登交通工具,影响正常行驶,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乖乖,为了一句话,要真闹到进班房的地步,实在犯不上不是?也许,这位老兄回头一想,也觉得当时有点太冲动了呢。

六尺巷的故事,想必不少人都听说过:相传,清康熙年间礼部尚书张英老家的邻居建房,因宅基地和张家发生了争执,张英家人飞书京城,希望张英打个招呼“摆平”邻家。没想到张英回信:“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看后甚感羞愧,按其之意退让三尺宅基地,邻家见其家人如此豁达谦让,深受感动,亦退让三尺,成一段佳话。

有则寓言,说的也是包容忍让、大度做人的道理,不过更能让人警醒:两只山羊相遇在一座独木桥上,桥下水深流急,桥面十分狭窄,两只山羊无法擦肩而过,却谁也不肯退让,双方互不示弱,在桥上拼死相抵,最终双双跌落,被河水吞没。

退一步海阔天空。说到底,那位老兄狂追20里地,不过是为了一句话的事儿,何苦呢?“径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时,减三分让人尝”,也许,这“留一步”和“减三分”,会给人以处世带来可喜的转机。

【水宜生】特约连载



崔炳文 著

样治。”

医生没有想到他这么不配合,他看了看满屋的人说:“你们商量商量吧,我一会儿再过来。”

大夫走了,三爷下了床。人们开始都认为老人下床去卫生间,到了门口他停下脚步说:“你们几个算算账,把药提回家吧。”

人们都傻眼了,他的脾气大家都知道,谁也不敢上前拦。只有韩世诚追到门外,说:“三叔,人家医生的话有道理啊!巩固巩固再走吧?”

三爷停住了脚步扭头说:“你是憨呀还是傻?家里大难临头,医院这里是说事的地方?”

三爷又回到了养鸡棚的小屋里,躺在床上问韩振淇:“小昌回来没有?”

“通过电话了,还在路上呢,得一天一夜才能到家。”

“人不经大风大浪能才干?哪个开国将军不是九死一生?不要难过,三爷跟你并肩战斗……”

“三爷,我担心您的身体,一定要记得按时吃药啊。”

“等喝罢你和小昌典礼的酒,我再回去阎王爷那儿报到。石头,要记住,越是大事越要冷静,不能犯迷糊啊!”

六十一

韩振淇回到公司,连办公室都没有进,就直接走进化验室,路兽医正和几个化验员在忙碌。见韩振淇进来,路兽医说:“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鸡的死亡既不是病菌造成的,也不是感冒病毒造成的,而是一种变异病毒,是不是杂志上所说的‘禽流感’呀?”

“我们还没有能力辨认是不是禽流感病毒,只能到北京找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你辛苦一趟,去趟北京吧。这事宜早不宜迟,越快越好,我在家继续观察病情的发展。到北京如果有困难,可以去农业部找我的老师,这是他的电话号码。”

“韩总,我认为北京倒是不用急着去,你要清楚,咱是企业,万一确定是禽流感,这几百万只鸡怎么办?后果不堪设想啊!到时候连条退路也没有了。还是等昌总回来商量商量吧,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

韩振淇何尝不知道后果的严重性,但是,在大学时,教科书上明文规定,老师也再三强调,发现疫情必须及时向当地政府报告,请国家权威部门鉴定,一旦确诊,禽流感疫情对国内外媒体、专家是敞开的。到北京去,就等于向政府汇报了疫情的发生,政府会采取一系列强制性措施,也许,淇河养殖场公司会遭受灭顶之灾。

韩振淇心情很沉重,没有料到疫情来得这么快。他走进化验室,让一名新招进来的年轻人取好标本,赶紧上京,知道结果后马上通知他。

上京的人走了,韩振淇又给在路上的韩振昌打电话,让他快些回来。

鸡的病情一天天恶化,很多养殖户都找了过来,说他们的鸡接二连三地死去,活着的也跟人得感冒一样,精神萎靡,过来问问是咋回事。韩振淇没法回答他们,只好搪塞,先把他们打发回去。

北京的电话终于来了,真是怕啥来啥,果真是禽流感。韩振淇懵了,一屁股坐在老板椅上,脑子嗡嗡直响。

韩振昌一脚踏进来,看到韩振淇的脸色不一样,开玩笑说:“咋?许含之来电话逼你结婚呢?”

“瞎说。”

“你给她去的信老弟没见到,她给你来的信,真是话里有话,你当真不明白人家对你的心意?是不是拿不定主意,要我回来帮你定夺?昨天我女朋友还问我啥时候办结婚手续,我说老大哥不结婚,咱俩不说这事儿。对了,三爷怎么了?”

“走吧,路上我再给你细说。”两人并肩走出公司大门,走在淇河边上。看到隔河相望的鹿台遗址和纣王墓,韩

振淇想起了商纣王。他能文能武,征服东夷,把中原的先进文化传播到江淮,功名盖世;晚年,却刚愎自用,不听劝谏,杀死比干,囚禁文王,滥发淫威,最后自焚于鹿台。

治理一个单位同治理国家是一样的,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如果处理不好,多年基业恐毁于一旦。

想到这儿,韩振淇说:“可是不好了,秃叔的鸡病了,三爷的鸡也病了。”

“唉呀,几百万只鸡,能得个生老病死?”韩振昌拍着腿说,“就这点事儿叫我回来?”

“这一次恐怕是灭顶之灾呀!”

“我们跟广州、上海、南京、郑州、武汉都签了协议,每天供给一车,十几万只用不了几天就消化完了。”

“这种传染病是由一种新的变异病毒引起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危害大,目前还没有办法控制。这种病毒飞禽接触后飞禽死亡,走兽接触后走兽死亡,人接触后会像患上霍乱一样,会给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那你说咋办?”

“全埋了。”

“我的哥哎,你是不是发烧了?”小昌突然停下步,仰起头说。

“我不是一时冲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目前只有这种办法。”

“谁家的鸡叫你埋在地下?”

“按照正常价格收回来……”

韩振昌不等韩振淇说完,气愤地说:“我的哥哎,你还叫我回家不叫了?跟你养鸡搞单干,我妈几个月都不搭理我,这才有个笑脸了,给我操办结婚的事儿呢。我说你是哥呢,等你结婚,我再说。我们是国家投资建的试验基地,还是赚了大钱了,吃饱撑得硬装面子?我们是拿自己的钱,东家借、西家找,求爷爷告奶奶才搞起来的呀!照我刚才说的方法,提前卖不行?我们跟养鸡户的关系是经纬分明的,供应的饲料上没问题,天灾人祸能怨我们?损失

凭什么由我们来承担?我们凭什么拿钱买回来都埋掉?你埋,你埋吧,叫我回来干什么?”韩振昌说罢一扭身走了。

“回来!”

“你跳河也非得拉上我?”

“国家培养你十几年,搭了!之前,我信中跟你谈到办企业风险很高,你回信说,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现在咋成这样了?国家已经鉴定过了,就是禽流感,危险性我已经说过了,非要一意孤行,造成全国性的大蔓延才行吗?那样的话,以后销售的路也断了,谁还相信我们?谁还敢跟我们打交道?”说到这里,他哽咽了,泪水流了出来。

韩振昌回过身来,走到韩振淇的身边,两人抱头痛哭……

河水哗哗地流着,见证了兄弟二人的无助和无奈。

过了一会,他俩擦干了眼泪,走进三爷的养鸡棚。狭小的住处坐满了人,韩世诚、韩世儒、韩世信、秃牛都在场。三爷身后垫条被子,半躺半坐。见韩振昌从外地回来,大家都站起来问候。

韩振昌哭红的眼睛、嘶哑的声音和韩振淇霜打般的脸色,让三爷觉得大事不妙,他心里“咯噔”一下,胸口一阵疼痛。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他问:“小昌,禽流感来了,你说咋办?”

“听俺哥说吧!” (56)



中国健康饮水倡导者
鹤壁专卖: 鹤壁日报社1楼
热线: 3338633 13323926333